



作为“中间状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皖河

2009-8-5 10:35:57

来源：《文化纵横》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我的观点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理论框架下，我同意戴志康先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中间状态的观点；其实质就是必须关照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来超越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巨大历史悖论。或者更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旨在于“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但必须指出，“发展生产力”与“避免用人头当酒杯”这一基本矛盾在中国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包括“土地公有”有时仅仅是为资本扩张强行开道。因此，崔之元的观点“很书生气”；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中国现实有一种基于历史的同情；而纠正当前问题，的确首先要将社会主义作为基本价值看待。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观点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个民族的历史只有向世界历史转变，各民族才能在世界历史中存在下来，人类也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越是加强，资本主义将越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越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从原始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跃进。而民族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建立资本统治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只有“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以后，“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出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隘地域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此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最普遍最全面的个人自由才有可能。

马克思也将其“世界历史”的视角投向了东方社会。在他看来，东方社会特有的村社经济制度将妨碍其走向资本主义。因为这种相互孤立且同质的村社很难形成分工与市场，也因此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的“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进一步考察后认为，东方社会这种孤立状态，还将妨碍这些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这与马克思所言的民族历史必须通过转化为世界历史才能最终获得民族生存与制度提升存在矛盾。因此，马克思预言，东方社会如果不想灭亡，其选择有两种可能性：它或者最终滑向资本主义，而滑向资本主义的代价将是血与火的，也不得不经历资本积累中“血淋淋与肮脏”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东方社会“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4]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了东方社会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它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

谷”，“使农村公社向其高级形式过渡，使人民获得政治自由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但这种可能性有其严格的前提条件。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应该同时改造农村公社生产方式，使之向高级形式过渡，并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革命仅仅是一个开始，要真正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革命后的东方社会能够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5]为此，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其实仍然需要以某种形式使得其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仍然脱离不了“世界历史”的背景。否则，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地域性共产主义”，“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而且，“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6]

马克思也将研究的眼光投向了**中国**。他同意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即很早就进入了停滞状态，更没有进入“世界历史”。但马克思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最终将把中国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即使中国也将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他指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望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 迅速地发展了起来”。[7]马克思还预言中国封建的关系将被打破与取代。他说，“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即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起舞来鼓动大家了”。[8]但马克思的确预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他说，“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9]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